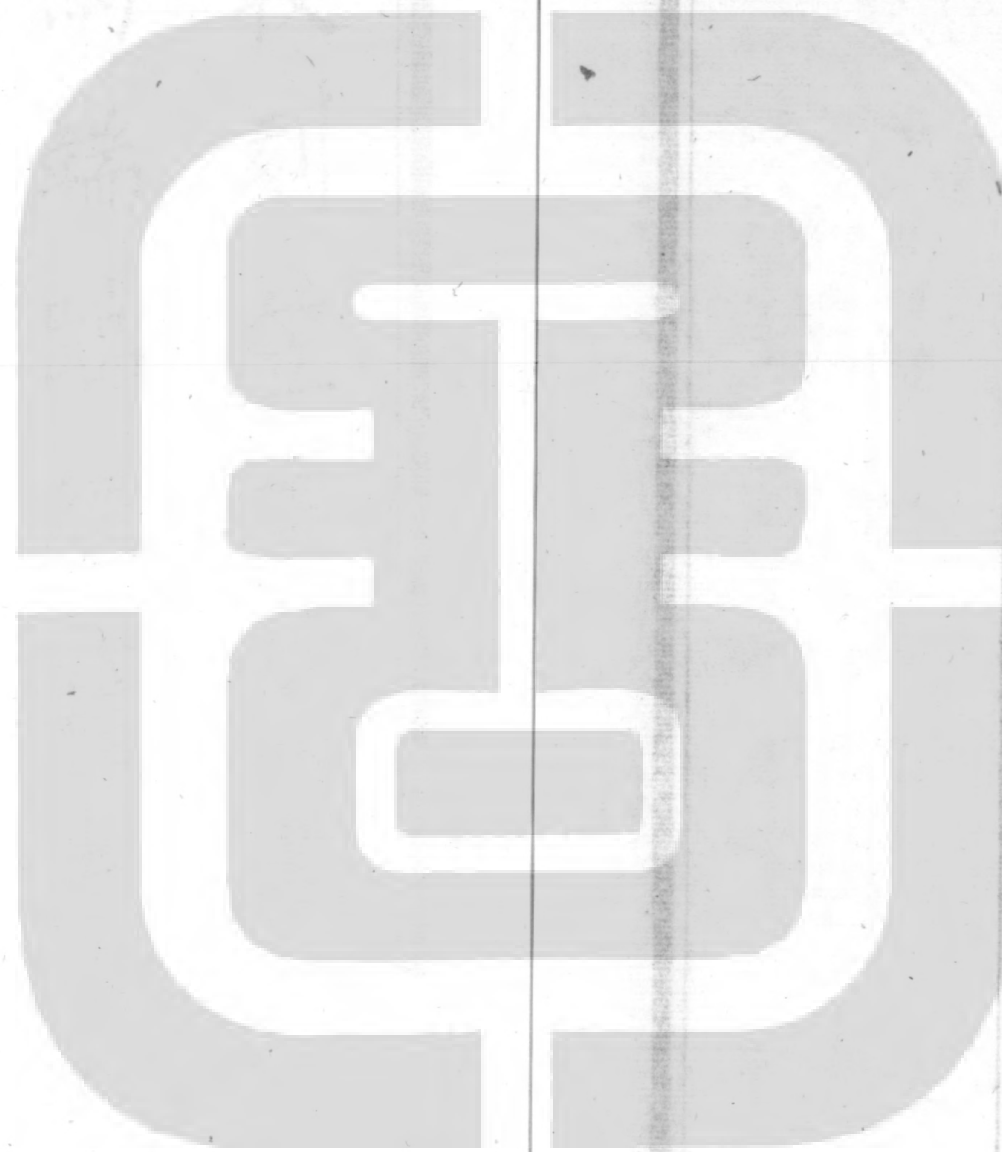


楚津叢書七卷
補遺一卷續補
遺一卷

附攷

古韻閣藏版

嘉慶己卯
本庚辰重校



校馬七卷
見宋
直



校刻筮澤叢書弁言



馬端臨經籍志載是書
七卷補遺一卷與余所
見宋樊開本合陳振孫
直叢書錄解題作十七

卷十字殆後人傳寫譌
衍實則七卷無疑今世
所行本皆出宋政和間
朱袞重刊分甲乙丙丁
四卷補遺一卷或云朱

本止上下二卷及補遺
爲三其起甲沆丁者乃
元陸惠原刊本余固疑
未之信往於吳中獲虞
山錢氏本驗卽从朱本

錄出卷分甲乙丙丁觀
此足證或說之謬唯錢
曾讀書敏求記稱宋本
作二卷未知何據夫一
書而展轉傳刻大都不

能無誤後人欲從而校
正之必搜集舊本證是
存疑庶不蹈妄改古書
之失余自戊辰秋始欲
勘定是書十餘年來先

後獲見如干本要以宋
樊開本爲最善或樊本
所誤而它本足據者仍
依夏正簡末附攷一卷
詳列異同得失庶使後

之覽者知某本作某某
本譌某有所攷覈非敢
同近日士夫習氣據一
宋本而羣本概置弗論
明知一字一句之誤無

使稍有夏易以爲至慎
不苟是可嘅已梓成不
揆固陋識其緣起并以
記歲月云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臘

八日海昌許棟書于古
韻閣



笠澤叢書目錄

卷首

宋樊開敘

魯望自敘

卷一 襟著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甫里先生傳

怪松圖贊

祀竈解

野廟碑



目錄
大儒評

卷二 樸著

漢三高士贊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後蝨賦

蠶賦

杞菊賦

落賦

自憐賦

求志賦

田舍賦

春寒賦

卷三 樸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書李賀傳後

冶家子言

登高文

祭梁鴻墓文

蠹化

禽暴

記稻鼠

告白蛇文

招野龍對

哀茹筆工

卷四 襍著

復友生論文書

象耕鳥耘辨

記錦裾

懈志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敘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襍說五首

祝牛宮詞

問吳宮詞

迎潮送潮詞

卷五 歌詩

二遺詩

鳩鵲詩

紫谿翁歌

五歌 枝牛歌 會魚歌

水鳥歌 刈穫歌

雨夜歌

邨夜二首

記事二首

孤雁篇

南涇漁父

卷丁隱君歌

鶴媒歌

卷六吳詩

彼農詩

戰秋詞

江墅言懷

自和

目錄

三

閒書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獨夜

寄吳子華融

螢

蟬

秋熱

中秋待月

憶白菊

重憶白菊

別墅懷歸

邨中晚望

寄淮南鄭書記

水國詩

移石盆詩

石竹花

人日代客子

卷七 詩

自遣詩三十首

閒吟

野井

南征

卷八 補遺

夜泊聞栖鴻

早行

北渡

說鳳尾諾

微涼賦

秋蟲賦

麈尾賦

郁李花賦

幽居賦

耒耜經

卷九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敘

小雪後書事

築城詞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卷終

唐書本傳

宋朱衮後敘

元陸惠原跋

元王益祥跋

明都穆跋

國朝陸鍾輝跋

國朝許棟附攷一卷

笠澤叢書目錄

陸魯望文集敘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爲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纂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唯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

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邠人樊開題

蘇州本陳宋景文公重刻書刊行於世劉向劉歆今復中
刻千甫里決主風末以古刻與對之經十日於蘇州不
刻果十卷至聖朝書八十卷為白讀其時精入友與天
林木太岳山五甫里之風偏具書具與實錄四十卷於
曾至蘇州三月無他請神史率官備錄長之盛家不樂
吳縣文士回家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叢書敘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臥病于笠澤之瀕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吮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櫟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叢書自當太聲諉許園切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平原陸龜蒙纂

無錫縣平泉山房藏書

卷之二

...

...

...

...

...

...

...



笠澤叢書卷一

唐陸龜蒙纂

月樸著

江湖散人傳

海昌許榭校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在太虛中一物目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潢沔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浚生可

以藝歿可以入土之局壘不可以爲壺甕不可以爲孟
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
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
以志其散
江湖散人歌
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野朴無風期
夜栖正與禽獸樵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
民其敬畏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
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外
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尙有漁者存熙熙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疏簷腐鱸鰕脫
上失檢馭非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畱鬚眉
奴顏婢膝真乞匄反以正直爲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冠莪魏所以胥欲散不散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敔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僂食散酸醎
空書散混真艸酒散甘醇醜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
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
妻兒金鑲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蕃將負
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續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

牢固小醜背叛當熾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
雄雌必狀大段翦凶逆須召勁勇持君麾四方賊壘猶
占地外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鉏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
箕斂何暇俛首哀惻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攢
隕隲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
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甫里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揆六籍識

松江上邨墟名

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
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淡以爲狀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
秋通例刻之于石

今在潤州文宣王廟

意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

漫漶翳塞無一通者始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
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
雖幽憂疾病中落狀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
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
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
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鑠波
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
潔几格

音各

窗戶硯席翦狀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狀後寘

于方冊值本卽按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
忒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
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夜不倦
有無賴者毀圻揉汗或藏忒不返先生感狀自咎先生
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旣士矣柰何亂四
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
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
十蹠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
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升斗蓄積乃
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具區之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
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黜瘠禹胼胝彼

聖人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平且與蚤

蟲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置小園於顧渚

山下

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

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檝之費自爲

品弟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茶經陸羽纂茶訣釋皎狀纂

南陽張

又新嘗爲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

在無錫縣金華山

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

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

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罍但

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

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嫺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齋一束書

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畱
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
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
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惰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
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怪松圖贊

并敘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
巖穴之內輪困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
砢狀蹙縮狀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
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怪之若是耶子能辨之乎余

曰艸木之生安有常性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
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
出於巖穴之內脛脆者則壓狀其身伏於其下矣何自
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穉氣初坼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
力與石鬥乘陽之威怒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
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狀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
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
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阨號呼嗷拏發越赴訴狀後大奇出於文采天下指之
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
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狀

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
羞鬼疑道人咨嗟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詞吾爲
怪魁是以贊之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
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
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竈飲食之事先自火
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
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
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

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
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
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
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
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
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
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縣而定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畱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
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

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眈竭其力以奉無名
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淫祀其廟
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鳥老反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
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
攢植森拱蘿蔦驚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樸怪
狀眈作之眈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
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
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狀疾病舛喪眈
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狀若以古
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

以生能禦大哉扞大患舛則血會於生人無名之土木
不當與禦哉扞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
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目絃匏
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縣清民之暍
未嘗術于曾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
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
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脆恹顛
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
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
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末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
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頌頌

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
悲而爲之其末曰土木其亦蘇吾民之百世固
何責大儒評木亦姑曰以今言之限無平輸之不足盡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
儒而何狀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
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繫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
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
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
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
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
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

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笠澤叢書卷二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棟校

樸著

漢三高士贊

前漢

一人

後漢

二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奉
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
訊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宐
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欣朕恬澹如水夫高婦賢
可謂具美

擊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
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

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罔
纒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
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衰
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卽位徵爲三
公邈若不應冥冥之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
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外姦首擲地姦
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澆風四起內荏
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縈

縈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鑱詞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
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
是避唯福是覲唯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
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
爲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邪強爲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
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贊易
獨入云顏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

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于柴荆
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
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怪石憑
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身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
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蹶者夷乎太行仗忠
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而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
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劔鋌蹈席必死
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
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唯簡唯牘斷竹析木累必
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淺務輕公省擣臬

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夏隸形模易宣上下今

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彫鐫

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焉其巧益甚

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誥誓制令屍違首言

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讎美憐銘誅碑表虛

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蕪沒壞爛無遺

一編副以臬穀其畱最延繆戾顛倒龙蒙弗刪在珉石

者固寵納賂唯詞是奸鑿鑿既畢名聲泯狀堯舜之道

以人爲傳有歿必繼流乎億年空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後蝨賦 并敘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蹠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云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恆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

蠶賦 并敘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蓺麻緝纆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涎益饒盡取後已嗚呼旣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采擷供左右栝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室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

卯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唯杞唯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雨沐我衣敗締我
飯脫粟羞慙齒身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
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余何其如余何

落賦 并敘

江文通嘗著青落賦盡落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雅未
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為之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徑秋莓落植離方抱圓累紫疊碧始
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略地於荒畦之側侵竹隴而縱步
占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孰為高有瓦松卑有澤
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衣在屋曰昔卯在藥曰

陟釐質被綠錢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薄徒含反或蕝音軫

或蘚或落文答反諒含姿乎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

霍天嫵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僭塗椒
階緣城玉牀丹微之象盡帳蒼梧之翠禿謂壽祿不必

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協四凶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

年顛覆斯落也染婕妤之簪殆晚偏青封廷尉之門經

秋夏綠彼失寵而亾家者鮮不慟哭則有林塘疏薄衡

泌蕭條茅茨上古几格音各南朝晝偃則書淫畫聖晡歸

則婦餉兒樵溝通壞塹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沫翳霜

乾則鶴舄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而龜焦窗敲瘦

枕樹挂風瓢山無價買隱有詞招斯落也周內史宿酒

壺邊煙被思起屈大夫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
放志者能無獨謠謠曰落之生兮自若人有哀兮有樂
哀者貴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者宴噫哀樂兮何時止
貴賤循環兮而後已

自憐賦 并敘

余抱病三年於衡茅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
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
其爲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
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
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
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余付邃古之道兮惠而行諸聖人
耕吾亦耕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過于是聖人達曾
不依於旣不獲築說莘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及箕巢
穎許散髮而類鶉居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
之積兮繫其疏搜羅以虛謂之朽兮輔其儲涵潢乃瀦
下無垠兮上無初退不足兮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燠敷
舒首蓬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疏中燥兮燄炮之懈外
撓兮冠帶之狙凌兢兮上坂之馬帖捻兮橫沙之魚行
則左人而右杖臥則夕擁而晨衽冒忌者卽席奮擊責
功者越月紆徐痿寧忘起憤亦懷攄天難致問道竟何
如孟子之言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成取其二三策

而已又焉知是與非與咎繇瘖師曠瞽余則視瞻而言
語卻克跛行父禿余則趨蹌而櫛沐幸固陋之或全豈
乖離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旌不理布衣之說無由
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
自通乎宰執苟吾君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
由弛械而太繫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
未繙井羸其餅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抱
影以中泣一蝎在木兮柯瘍葉痿寒暑三病兮吾寧禦
衰服猛鷲兮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禹兮張孔姬吾其
庶幾託斯文之赴愬冀君子之攸宥苟家瞽戶塞之弗
悟老於空山兮已而

求志賦

并敘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余以求聖人之志莫大乎春秋得
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欲以爲志余之生也百無一厚
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存安能盡識其疑
義樂夫孔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讎得啖趙疏鑿之與
損益朕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
猷長風廓其羣翳旭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
者涉乎康莊高颿巨舟工迓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在貫
如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九疇酌大
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侯於夾谷斬正邪

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逐墮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
遺法發一詞而可判況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岍雖
戇昧而不開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
也沒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又必車馬無耳善哉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蘧篠笆籬棧微方
竇櫺疏檐卑敞而立偃僂戶偃側而行趨趨蝸旋頂隆
龜坼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栖右有雞居將
行瞪遮未起蹶驅宜從野逸反若囚拘天隨子愀然而
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無祿與無祿無耕爲工商與
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狀能無說焉蓋仕不貴
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泊商民棄其守而
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
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
器人缺有無之備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剝
喪之苦轉徙盜聚而充熾焉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道之
將提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如怒鼃之跳梁於
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有牛角肉有田棊棊不
值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
穫夫涕洟饘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爲聖人
儉者茅茨勞者胼胝顧余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

舉舜之德母唯汝諧者授禹之詞不舉不授雖聖胡爲
乃爲詩曰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爾溝塍利我錢
鑄聊以卒歲夏埃東作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澹顧曰春寒玉少進
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後庭女子充溢
洪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不得不風風橫雨
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低迷其狀
也惆悵理雖辨而詞怍色雖莊而意蕩明滅薰鑪留連
黼帳相逢置酒則少避酖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
窗戶繞池塘絲輕畏逼花怱愁當游蜂爲之絕迹好鳥

爲之淡藏掩抑兮幽襟夏遠連牽兮別緒彌長齊紈失
色越絮騰光芳神棄職陰御爭強朝耕犢戰暮箔蠶僵
民病如此君何勿傷襄王乃下席稱謝於是徹燕戲省
嬪嬙以黃金爲壽狀後返駕乎高唐

古學叢書卷二
 謝敬之黃金為壽相對聖賢平高馬
 用詩文出語所及嘉樂王名于
 色
 為之
 國
 更
 年
 以
 醉
 尋
 齊
 所
 夫

笠澤叢書卷三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棣校

樸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

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

上王弗聽有之乎曰朕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黜其伯

以躋王乎曰朕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疏耶惠王曰醢

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縣絕故也

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

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

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坼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狀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爲榦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艸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感酸辛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狀安臥秦亦厭戰雖鼓身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

則包羞及其始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書李賀傳後

玉谿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游從小奚奴騎馭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絕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栽高三四尺而艸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

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
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
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閒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
瀨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
西還爾後袞袞太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
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
竟以窮太吾聞淫岐魚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
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殞不能隱
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挂朝籍
而臥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縣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
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閒再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
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
賦重秉耒耜者一垆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
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
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
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公無日矣武王
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
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噍在口穉子拱而

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
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飴尊醪既可適乎哉昔亦聊
舒其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
乎余曰吁穉子之知止於是耳曾不揆乎奧旨吾數畝
之閒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
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撫之與善治音持頑有行同而迹類
者尚忿嫉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沫侮病
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
專輿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呼後騎諂佞嘔啞所向
上下鏗威介私放蕩侈侈如此者又欲見邪崇閎大居
聖粉塗朱晉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蹏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絲簧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
邪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
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

掌北

補妹切

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邪國金鑄兵赤

子翳盜殺人無慙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墮

牆垣不填堂奧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俚輸輓犒
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童耄如此者又
欲見邪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感在下吾寧
忍窺爾以裁昔可追鬱陶可披我中公時病言開怒隨

我感物悴遐瞻邇噫是使裁昔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教
我百無一宐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

無重我悔吾方憤憤穉子不樂惴縮而退

祭梁鴻墓文

并敘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詞曰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佗白吳粲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樞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泐先生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狀類蝘蟻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狀弗會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韞蒼分朱閒黃腹瑱而脣音隋綏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艸樹聳空翅輕瞥狀而太或隱蕙隙或畱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螫

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禽暴

冬十月余視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鳧鷖也其曹蔽天下而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檇音檇音西塗枝叢植于坡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

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旣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余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會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外乎盜外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爲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常時汗坳沮洳者埃塏全勃擢楫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民轉遠流漸平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汲汲狀拯渴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倉始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

督戶責不倉者不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楚篋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禮曰迎貓爲倉田鼠也是禮缺
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與物有時而暴與政有貪而
廢與國語曰吳稻蠲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蠲同其
事而効其力殲其民與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其君
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公汝適彼樂土
況乎上捃其財下啗其倉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
徙翳徒而爲盜何哉春秋書螽蟴生大有年聖人於豐
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者又親蒙其裁於是乎記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止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止有蛇巨如并缶而白忤之能
爲祟不利人甚矣宐無往余取酒沃其止告之曰物之
生而白者犬雞牛馬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
鳥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
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死物老而鱗毫羽
甲亦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則
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
雖狀神而且靈尙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
天命志怪者必曰白狀多穴老墳窾大木要野畝盤肩
輻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瞢眩淫巫倚之彈絲瞑目
歌舞其妖怛駭其惑攷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

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爲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吾進退蟄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榱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朕斬翳通顛爲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當顛天擊斷裂首屍朕吾誠不移無易爾爲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會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朕擾于其愛弗忒一旦值野龍奮朕而招之曰爾奚爲茫洋乎

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蹶泔之間唯泥沙之是拘唯蛭蟻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也狎於人啗其利有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穿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哀茹筆工

天與之肱力何縣縣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旣

勝且優晝夜今古唯毫是鑄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
精麤在價高下齧齧又身尙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
把編如蠶拏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唯汝是賴
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鋌縉觚獄辭圓
而不流銛而不敬在握方深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
者誰毫健身煩吾寧不悲

笠澤叢書卷三

笠澤叢書卷四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棣校

櫟著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閒僕
雖極冥頑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怨之甚
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
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柘藜
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
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勾貨飾車馬故無
用文處江湖閒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

離會則敘之值巾纍則銘之簡澹散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非與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惇惇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目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篋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

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目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是非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旣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朕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
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
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
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
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太籥之類果純
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
立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
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
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治所及

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
則魯國之史官目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
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
某文也某辭也文旣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
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
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
邪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
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
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
之辭非文邪泐言曰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孟軻之辭非文邪太園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

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朕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太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麤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于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與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朕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坂欲淡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淡汰其端淡故曰象耕耘者太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會務疾而畏奪汰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淡非得於象耕乎太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朕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

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
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吾乎雖
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
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
君乃出古錦裾一條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
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勢若飛起
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背有鸚鵡脊有舒尾與鶴數
等又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閒樸道上累細
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煙

墮霧春艸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落石泓秋水印丹浸

上漏藥粉塗染盤緱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

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介畫一一有公
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縉綵下制綫
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圻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
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
復何人哉因筆之爲詞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蠓志

蠓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
雄太園詞晉春秋勸學等篇攷於易象爲介類與龜與
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與參於藥

錄倉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記其爲裁
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蚘而已懈始窟穴於沮洳中
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狀後從其所之早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
流而墮之曰懈音短其之江之道焉爾狀後奔紛
越軼遯而忒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
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忒
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
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舍沮洳而之江海自微
而趨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
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

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
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求瀆由瀆以
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小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

懈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敘

侯生名彤嘗舉進士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忒入
老子泐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
之地苦寒霜雪恆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
我獨皓狀玉竦巖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爲材及
其堅良又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矧養生者

耶南游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余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爲之攷其命則有縣絕不類者焉處恆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恆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存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恆寒之地不仁者夭而外矣恆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恆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恆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之生殖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其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又

安能奪耶行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則吾亦信子之壽矣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園準易泐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泐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嘿嘿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園泐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閒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

之道隋亾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
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
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臣必
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
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
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
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
子相天子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
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
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
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

於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閒病
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十牒
未嘗干東諸侯門故沒沒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
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
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
耶因丈人之行敍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
小子復言曩日之分櫟而書之用以爲送

櫟說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
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
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

舜婿于天子頑嚚慢傲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誕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

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韞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韞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韞韞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亾之嗚呼古之制亾者十九奚韞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祝牛宮詞

并敘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余勉之而爲之詞云
四特三牯中一云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
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及數上締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會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問吳宮詞

并敘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
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
其迹滅悵朕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詞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邗涯複道盤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疏
兮霧蒙箔茵菖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參
差兮界絲密譙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

越山叢叢兮越谿疾美人雄劔兮後先出火姑蘇兮沼
長洲此宮之麗兮畱乎不畱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扶
疏兮愁煙悄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思愁煙兮推白
鳥

迎潮送潮詞

并敘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芻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漑而朝夕
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畱之以滌濯灌溉及物之
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舍
之則嘿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
詞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
細沒幽岸兮款柴門寂莫流連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
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渾元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淙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
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
兮斂狀而退慶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颿生
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右送潮

笠澤叢書卷四

笠澤叢書卷五

唐陸龜蒙篋

海昌許槿按

歌詩

二遺詩

并敘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化於何
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爲最枝峯蔓壑秀
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僊登臨草木芬怪永康之地
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盤根大柯文理
曲折盡在好事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爲耳目之異太山
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
余余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吹作籟
一條寒溜滴成穿聞追金帶徒勞恨靜格音各朱絲也可
憐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夏彫鐫

木鳩鵲詩并敘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鳩鵲者貺余黑襟青脰碧爪
丹喙喙張救切色幾及頂質甚高而意卑戚畏人余極

哀其野逸性又非能以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窗戶
俛啄仰飲為活大不使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
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鷓

徒角切 鷓牛欲切

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

置疏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詩謝白鷗

紫谿翁歌

并敘

紫谿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止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
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縣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狀而狀先生弁而賡之曰采江之
魚今朝船有鱸采江之蔬今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
與壺壽與天與貴與賤與歌闕而太

五歌

并敘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言
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

以自釋意

古詩
枝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鄰肩抵尾乍依偎
橫太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
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溼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卽一例
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觜鉞普皮切爪戟勁立直眎者擊
搏挽裂圖臃腥如此等色恣豪橫奮身往往凌青冥爲
人羈絆取材力韋韝綵綴縣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
下先得聞諸經超狀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

閒鶴散雨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倚櫂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鷓鴣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卽冒馴軒楹婦
女衣襟僂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早犖背人飛冷
抱蒹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大乖刺祇是江禽有毛髮殷
勤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羣活

自春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白疑身著蓑衣臥兼似孤舟小泊時
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心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
背壁寒燈不及螢重挑卻向燈前坐

十
倉魚歌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

手提見呼見切我長於尺呼兒春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餐飽臥晴檐曝寒背橫戈負羽正
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撓好伴滄洲白
鳥羣詩書來賦卦卦書卷六自註書卷六自註書卷六自註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疏熟更輕
地上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淡語
凶年是物卽爲裁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
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
天職誰司下民食苟有區分空析析本作耕耘意若何
蟲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爲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

今之爲政真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華陽客
向日餐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邨夜二首

江上冬日短衰回艸堂暝鴻當絕塞來客尙孤邨病絲
絲起歸念咽咽興微詠菊徑月方高橘齋霜已併盤飧
蔬粟麤史籍籤牌盛日冷松桂閒耳喧兒女競開餅浮
螿綠試筆秋毫勁畫戶亦重關寒屏遞相映詩從騷雅
得志費鉛槧正遇敵舞蛇矛逢談捉犀柄無名升甲乙
有志扶荀孟守道希昔賢爲文通古聖幽憂拂長劒顛
顛慙清鏡祇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虛多徇勢老嬾
徒歷聘旣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如何在田野家事苦

遼夏耕稼一以微困倉自狀罄愁襟風葉亂獨坐燈花
遊明發成浩歌誰能少傾聽

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亢倉子有農道篇我亦

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辭為詫祇効芻技言誰防輕
薄罵嘻今居寵祿各自矜雄霸堂上攷華鐘門前佇高
駕織洪動絲竹水陸供膾炙小雨靜樓臺微風送蘭麝
吹噓川可倒眴暎花爭死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安
知勤播植卒歲無閒暇種以春鴈初穫從秋隼乍專專
望種稔役役條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羸平生守
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湮至酣藉豈無致君
術堯舜馳上下豈無活國方頗牧齊教化蛟龍任乾从

雲雨終不借羿臂凍如囚徒勞誇善射才能誚箕斗辨
可移嵩華若與毗輩量飢寒始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
生遙夜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記事二首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為衣食累未得恣閒暢太
年十二月身往霽谿上病裏賀豐登雞豚聊饋餉巍峩
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寒徒為厚繒續晴來露
青靄萬仞缺尋丈臥恐玉華消時時推枕望雖狀營衛
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麤言瓌怪狀吳興鄭太守
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身紛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
突無以況料峭采蓮船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酒忽值

莊生喪

鄭員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

嘿嘿阻徽音臨風但惆悵春歸

迨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弗躬親何由免欺誑今來觀

刈穫乃在松江

步浪切

門外雨潮過波瀾光蕩漾都緣

新卜築是事皆艸創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

天高氣候爽野迴襟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翫

口浪切

麟

子浪切

平生樂篇翰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鹽園文終

覆醬嗟今多赤舌見善唯蔽謗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

量圖書筐篋外閱眼皆賸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

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強聖道庶經營世途多踉蹌近

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趣

音促

使春酒材呼兒具盆盎宵

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醉鄉可還陶朕是元亮

孤雁篇

我生天地閒獨作南賓雁哀鳴慕前侶不免飲啄晏雖

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矧是婚禮須憂為弋者篡晴鳶

爭上下意氣苦陵慢吾嘗嚇鷓鴣離爾輩安足訕迴頭語

晴鳶汝食腐鼠慣無異駑駘羣戀短豆阜棧豈知瀟湘

岸葭莢蘋萍閒有石形狀奇寒流古來灣閒看麋鹿志

了不愛芻豢世所重冠巾何妨野夫巾騷人誇蕙芷易

象取陸莧漆園逍遙篇中亦載斥鷃汝唯才性下嗜好

不可諫身雖慕高翔冀壤長盼盼或聞通鬼魅怪祟立

可辨哲菽書尚存寧容恣妖幻

哲菽周禮秋官司寇下若菽氏掌覆天鳥之巢

哲鄭司農讀為擗又他歷反菽讀為爵菽之菽謂巢也

南涇漁父

余方任疏慵地僻卽所好江流背邨落偶往心已嫪報力
切田家相去遠岑寂且縱傲出戶手先筇見人頭未帽
南涇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所以漁對我眞蹈道吾
初簪魚鼈童艸至于老窟穴與生成自朕通壺奧孜孜
戒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畱候其孳養報終朝獲
魚利魚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爲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歛控求莫肯興愍悼今年川澤旱
前歲山源潦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譬如豢雞鷺豈
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揠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
賢哲操儻遇采詩官斯文誠敢告

丁隱君歌

并敘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
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唐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耳別
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
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憩館獲見綸巾布
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
願爲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
戌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
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繫導蒙灌溉剉剉皆自執纒
缶斤斲輩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
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

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
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與又不見有所
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余始嘉其
遜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修身之說孔子所
謂樂而壽者斯人也與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內充乎
內者非有德者與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與乃
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
乃是錢唐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
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艸堂暗引龍泓溜
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襍猿狖

太歲猖狂有黃寇官軍駭散無人鬥滿城奔迸翰之間
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
今來利作采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丁隱君丁隱君叩
頭且莫變名氏卽日更尋丁隱君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狀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
衰回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
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注定當曾流一矢
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羣猶爾爲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數澤無窮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孤山歸來又驚沙
乘回未及區南
昔習只教心不
聞樂魚良口
爾且其變各力
今來休在采
只野林外
笠澤叢書卷五

歸款



